

文 / 崔綵珊 (藝術行政工作者)

河床劇團： 幻真的交界

河床劇團的氛圍總延續著某種怪異、奇幻、詭譎、甚至是病態或恐懼，又或者說是帶點「大衛·林區」的調性。而這種近身的接觸，就是要打破演員與觀眾間的「界線」，模糊「幻」與「真」的區隔，讓觀眾在看劇的剎那暫時「沒了自覺」或「更為自覺」。就如莊子所言：「周與胡蝶，則必有分矣。」



河床劇團 開房間 (河床劇團提供)

莊子·齊物論曾寫道：「昔者莊周夢為胡蝶，栩栩然蝶也，自喻適志與！不知周也。俄然覺，則遽遽然周也。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？胡蝶之夢為周與？周與胡蝶，則必有分矣。此之謂物化。」我想，這是我對河床劇團的第一印象。

河床劇團的演出，某種程度上滿接近莊周所談的夢境，它如夢似幻又如此切身的經驗，幾乎是讓所有觀者的身體感官，都沉浸在有如做夢般的真實與挑逗中。演員近距離的呼吸、咀嚼、凝望及碰觸，都牽動及伴隨著每個觀者的情緒，而雙方所投射出的回應，也在演出當下讓彼此緊緊相依；觀眾任何的反應都會成為演員的即興創作，而所有參與者也都有可能從「旁觀者」變成「當事者」。在河床劇團所創造的作品裡，看戲與戲子間的身份可以相互混淆或思辨，就如同〈齊物論〉裡的莊子與蝴蝶一般，只是過程中增添了不少「詭譎」與「慾望」在繚繞著。

【開房間】

「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？胡蝶之夢為周與？周與胡蝶，則必有分矣。此之謂物化。」莊子的真實與虛幻，只是兩個不同的境界，不管「蝶是周」亦或是「周是蝶」，談論的也正是人生如夢、夢如人生的狀態。但不論是處於夢幻間的「蝶」或「周」，又或是處於現實中的「周」或「蝶」，最終，我們其實也難以明辨何謂大夢初醒？及何謂真實世界？如此般的戲夢，也雷同於第二季《開房間》的觀眾與演員：在狹小的房間內，



河床劇團 第二屆《開房間》戲劇節-入口 (河床劇團提供)



河床劇團 [unsopken] (攝影：林宏龍)

演員手上的板子寫著：「我想進去你且留在你裡面。」而後，與演員對望的瞬間，彷彿就開始進行現實中的夢境：她咀嚼著食物並吐入地上的一只透明管內，（我們看著她咀嚼，且想像那個味道），之後她慢慢掀開地板，我們卻又瞧見另一個人以口接著管，吞嚥著管內被咀嚼過的食物，（什麼味道？怎麼就這麼直接吃了？是我在吃嗎？），這種幾乎零距離覺察著演員們所有呼吸與溫度，甚至是唾液傳遞的想像，讓傳統戲劇中「台上」、「台下」的分別，頓時間被包覆又狹小的場域給消弭了。於是「我們」彷彿也成了演員或是食物，順勢被吸入與吐納…。那瞬間，自己究竟是觀眾還是演員？究竟身處現實還是夢境？究竟是你進入了我還是我進入了你？想必混沌不明的思緒，也是在虛實間不停地被切換與提問著。之後出了房門，腦中殘留著的畫面有如夢境般的怪誕，但這般「怪誕」，竟然是方才經歷過的「真實世界」。

刺激，幾乎是騷動所有的毛細孔的主要元素，觀者當下產生的情緒隨演員起伏著，即便不說話也能感受到只屬於彼此的全世界。在〔開房間〕裡，文字、眼神與「場次」是如此的引人遐想，「我想進去你且留在你裡面。」暗示的不單只是過夜的住宿，更是「休息」的開房，於是演出的「口腹之慾」，或「飽暖思淫慾」等吞嚥，便開啓了雙方對於情慾的幻想，是種「見山不只山」的延伸。「你我共同處在一段過程當中」，當演出完結後，出了房門一切就歸於虛無。房內的人們繼續迎接下一位觀眾，彷彿每個「下一位」都是她們初次接待入場的觀者，如此失憶（Amnesia）的安排，完全回應了飯店的自身：從“check in”開了房門，進入另一個時空，直到人們“check out”關了房門，才結束這段旅程。來去的是人，被置換的是心，而不變的是一直屬於飯店世界中的「真實」。

河床劇團在第二季〔開房間〕的演出，對觀者而言是種「進入」與「切割」，是存設於真實世界中的某種「幻真」，一旦步出房門後，一切就如夢初醒，只剩身歷其(奇)境的「幻象」。

〔unsopken〕

〔unsopken〕是河床劇團2017年的新作，劇場本身依高雄市立美術館的場地量身規劃，現地製作並演出，藝術總監郭文泰與藝術家Andrew Kaufman將這件作品設計成一個無限迴圈的事件，沒有開始，沒有結束，他們創造畫面，而〔unsopken〕意義則由觀眾去臆想：何以說不出口……，或不言而喻……？

密室的切換

初次見到河床劇團為高美館製作的〔unsopken〕，很難想像在諾大挑高又有天窗的空間中，河床劇團究竟要如何呈現出密室的樣貌？如何製造出神秘的氛圍？如何讓觀眾感到幽閉？類似的提問在總監郭文泰與藝術家Andrew Kaufman的創意下，只用了兩個層疊的大小盒就做到了。大外盒，是用來隔絕真實世界與自然的光線，而小內盒就是營造出內在觀想的「密室」，它是個亮粉紅，奇幻又超現實的房間，均光的陳設，凹陷的書桌，半開的抽屜，一顆獵鹿頭，都讓整個空間充滿了一股無法言喻的詭譎。而場內兩個靜止的時鐘，像是

象徵著兩個生命或是兩個世界的停滯，再加上一根「垂落」的白支桿，與牆邊的一小片斜木板，更讓密室在視覺上增添許多空間想像的層次。而與之呼應的是牆上的錄像：幽微的暗室，只有一雙腳不斷地重複著當下發生的事件……。

暗室 / 示

錄像中的螢幕，顯示著如鐘擺晃動的黑影，一雙赤足，站立於前，而後足根緩緩飄浮，在離開地面前有雙黑皮鞋閃過足掌間，快到讓人眼花以為是錯覺，而後飄起的足，腳尖順勢下垂，接著一股濃稠的亮粉紅顏料就從雙腿間緩緩流下，是意味著胯間流淌出的液體或者更甚？而飄起的動作在瞬間似乎反轉為「吊」，吊著腰？吊著胳膊？亦或是吊著頸？裸足間不斷流下夢幻又稠滑的汁液，它堆積、滑過外側小腿凝聚於腳尖，和著那如鐘擺般晃過畫面的黑影，滴答…滴答…，這一切都…〔unsopken〕。

與之對望的震懾

而後，演員緩緩步入密室，定神，回望，雙眼直視觀眾的瞬間，也彷彿開啓了密室的時空，她屈身用手舀起水瓢內的一掌空氣，放入舌上一抹，轉頭凝視眾人，透過「口」與「味覺」的聯想，讓這樣的對望似乎帶著些許情慾；而後兩位女演員緩慢錯身而過，在分別出入「密室」時的瞬間，空間

的設計讓觀者同時見到「牆」與「時間」的隱形切換。另一女演員同樣在密室蹣跚，之後她趴下穿越書桌，以手沾一瓢氣味，湊到鼻前來嗅，兩者口臭的感官，都不禁讓人聯想著諸多的情境…是空間的味道、食物還是慾望在流淌…。接著，亮粉色空間內的兩人，身體漸漸交纏，女子白皙的手滑過另一名女子的脖子，豔紅的唇輕掃過她的耳，前者身體慢慢滑下，後者則是拖著她的胳膊…，那往下坐的軀體恰回應著對面錄像裡頭的「吊」：那懸空的腳趾與滑落的粉紅液體，是否是意指某種體液？又或者是發生了某些不為人知的祕密？

值得一提的是，觀看的群眾，就剛好置身「虛幻」夾存的「真實」地帶，我們看著密室上演的故事，又聽著錄像播放出的聲響，偶爾眼角餘光瞄著螢幕內的影像，兩方無限循環的情節，同時在觀眾周遭不斷圍繞著。「所謂的密室」在劇場陳設上就是種隱喻及感召的狀態，演員是「真」，但進入密室後就成了「幻」成了「過去」，在虛幻的世界裡，她們演繹著密室的曾經，並呼應「螢幕」中的畫面，藉此開啓觀眾對於密室的想像，那些「無法言說」、〔unsopken〕的心底騷動，只有身置其中的人們，才有辦法感受到那微微顫動與不安。

一個都不放過

大衛·林區在獨白巖語曾這麼說過：「我認為無論是繪畫或做其他什麼，你的滿腹想法也

會被過去經歷啟發妝點，即使是新靈感，也總沾染著過去的色彩。」類似的經驗，也適用於河床劇團。不論是〔開房間〕、〔千圈之旅〕或是〔unsopken〕等，河床劇團的氛圍總延續著某種怪異、奇幻、詭譎、甚至是病態或恐懼，又或者說是帶點「大衛·林區」的調性。而這種近身的接觸，目的就是要打破演員與觀眾間的「界線」，模糊「幻」與「真」的區隔，讓觀眾在看劇的剎那暫時「沒了自覺」或「更為自覺」。就如莊子所言：「周與胡蝶，則必有分矣。」回到〔unsopken〕的無限迴圈，在沒有起始與終了的世界裡，一切猶如黑洞，猶如醒不了的夢，在緊閉的密室中，人們只能漫延與擴張所有的想像，而這也是河床劇團特有魔力，對於觀眾，他／她們：「一個都不放過」。



河床劇場 〔unsopken〕 作品空間裝置中的影片截取 河床提供



河床劇團為高美館《一個都不放過：當代藝術中的推理事件》展覽量身打造的作品
〔unsopken〕內現場演出的（time time）片段（攝影：鄭景陽、林宏龍）